

豐富的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是原料豐富的國家，也是戰略最重要的國家，希特勒對羅馬尼亞狠想採取「不戰而勝」的策路。羅馬尼亞王卡洛爾，一般人稱之爲『花花公子』，他却是有眼光，有魄力的人，他並不高興接受德國所貢獻的『合作計畫』。但是他看到奧國和捷克的命運，他所選擇的機會是很少的。

羅馬尼亞特蘭西爾文尼亞省一個小村落裏，一羣男女悄悄走進一個小屋子裏，他們在街上和普通人家一樣，一走進屋子裏，行的是國社黨敬禮，叫的是希特勒萬歲，他們是舉行秘密會議。他們有十足的國社黨的派頭，和貨真價實的德國褐衫隊員差不多不相上下。

真的，他們都說德國話，同時也會說羅馬尼亞話，他們是羅馬尼亞的公民，同時也是這國家八十萬條頓少數民族的人。七百年之前，他們的祖先到特蘭西爾文尼亞來，是幫助匈牙利人防守喀爾巴阡山路，不讓土耳其軍隊長驅而入。經過若干世紀以來，這些高尚的洛狄克人（條頓民族）仍然保守着他們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和民族特徵。

當特蘭西爾文尼亞屬於奧匈帝國時，薩克森人（德國人）取得特殊待遇，和匈牙利人同處於統治者地位，不把羅馬尼亞人放在眼下。自上次大戰及簽訂和約以來，這地方變成羅馬尼亞的領土，他們不能再享受特權了，而且翻了底面，他們所看不起的羅馬尼亞人倒來統治他們了。大戰後十四年間，在特蘭西爾文尼亞的

薩克森人，在巴那特的斯瓦比亞人，和散居在布柯維納、比薩拉比亞、多布魯甲、等地的德國人，都沒有吐氣揚眉的機會。直等到一九三三年開始，德國少數民族從失望中才生出希望來，重燃着「建立大德意志帝國」的火燄，那時希特勒爬上德國獨裁者的椅子上。

國社黨經紀人早在羅馬尼亞條頓少數民族中散播種子，允許分給他們幸福和第三帝國的榮譽，這深投他們尤其是年輕的薩克森人及斯瓦比亞人之所好。他們就將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由少數民族變為羅馬尼亞多數民族的主人翁，這是多麼美麗的夢！所以薩克森人和斯瓦比亞人紛紛加入暴風隊，其褐衫與卐字徽章簡直成為羅馬尼亞風景之一部，像他們在捷克的國社黨兄弟們一樣。他們連珠般叫着「這一天畢竟到了」！無論那一個羅馬尼亞的條頓人，不接受希特勒的計畫，就得大難臨頭。

當慕尼黑會議之後約一月，十月的某一天下午，全部特蘭西爾文尼亞省屬於國社黨的薩克森私人家裏都舉行慶祝「希特勒在奧國及捷克之勝利」的秘密會議。同一時期，距離這地方八百哩外的愛森城有一位穿着國社黨制服的烏勒特人正在提高着快樂的嗓子演說：「哼哼，凡是反對德國的小國，那個不遭受捷克同一之命運」。這兩種會議並無連帶關係，但他們却未嘗沒有連帶關係，萊因區的烏勒特人和羅馬尼亞的薩克森人同受着一個人的命令，德國元首希特勒先生。他們都是建立大中歐帝國的信徒。

萬人歌頌的慕尼黑會議，不僅割裂了捷克，同時潰散了西方民主國，替希特勒開了一條路，使他沿着多瑙河向黑海和「金角」一直跑着。慕尼黑會議把羅馬尼亞豐富的油田和希特勒勢力範圍拉得更近點。希氏一旦擁有羅馬尼亞的油、穀、木材、牛羣、和鐵礦，德國便不愁各國對德國的海軍封鎖了。希特勒的工業，希

特勒的機械化部隊，有了巨量的油，便不愁西方民主國『禁油』的制裁了。希特勒控制了羅馬尼亞，以之與原料有限的奧國爲比，簡直不可以道里計；而且可作爲進攻蘇俄的一條捷境，希特勒垂涎已久的烏克蘭，與羅馬尼亞近在咫尺。反過來說，近來常有德蘇修好的謠傳，假使成爲事實，羅馬尼亞便是兩國間的一座橋梁。無論從那一面看，希特勒都有控制羅馬尼亞之必要。

但是羅馬尼亞人要維持獨立，他們有意志堅強和眼光敏銳的國王爲其領導，他們是不會屈服於國社黨的。他們還記得，一九一八年同盟軍以布加勒斯特條約強使他們就範，幸而這條約給協約國撕毀了，這給予他們一種觀念，假使德國再做他們的『霸主』，他們就得大吃其虧。他們習慣上都是親法的，願與英法攜手作戰，當中歐局勢未受到希特勒撕毀和約的影響之前，羅馬尼亞在法國政治上占有極重要地位。但在現在呢，由於張伯倫先生之妙手回春，慕尼黑協定成立之後，每個羅馬尼亞人都知道，請求巴黎、倫敦的援助，只是白費氣力。

希氏未得勢之前兩年，國社黨幫助『羅馬尼亞未來的元首』組織了一個鐵衛團，他們同樣佩帶着卐字，爲出錢的主人做出種種的事。希氏升任德國總理十一月之後，該團暗殺了羅馬尼亞自由黨首相杜嘉，那時杜嘉正站在西納車站月台上。從此以後，那些攜帶武器者對自由黨人續施恐怖行爲，特別是對猶太人。這團體的創辦人哥德勒魯，他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德國人，他有做『羅馬尼亞元首』的野心。他在傑西地方暗殺了警察長之後，把攻勢擴展到首都來，全國無形中聽其號令，高級官吏被他嚇破了胆，外交界仰承其意旨行事。他所雇用的暴風隊在首都高視闊步，如入無人之境，曾經圍攻自由黨報紙，倘有反國社黨者在咖

啡店喝咖啡，他們就搗毀這店家，毆打猶太人，搗毀他們的財產，侮辱杜嘉的墳墓，這些都是他們的好戲法。

鐵衛團自己來做生意，開麵包店和飯店，自己發行報紙。這團體僅係德國向羅馬尼亞進攻之一環而已。兩年之前，據該國家農民黨領袖米哈納基所述，全國有五十家報紙領取德國的津貼，與鐵衛團採取一致行動的有反猶的藍衫戈加黨，及薩克森人褐衫國社黨首領費布利狄歐斯與瓦爾夫兩人。他們反猶的動機由於種族仇恨，並且還希望為希特勒服務而得甜頭。

去年三月，當奧國不戰而屈時，德國軍隊和羅馬尼亞油田的距離縮短了許多，哥德勒魯等人的膽量也大了許多，公開地爭取羅馬尼亞的統治權。這時候，國王便來一套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他雖是『花花公子』，却是個有決心有力量的人。去年四月，他認為『先下手為強』，趁在鐵衛團未下手之前先下手，他的動作非常激烈，突然逮捕鐵衛團團員二百人，連那位『未來元首』哥德勒魯也在其內。國王一不做二不休，公開審判團員，處他們以『背叛祖國』，『結黨反抗中央』，『其行動挾有外國背景』等罪。那位『未來的元首』被判處十年苦役，他的心腹們處刑各有差等，鐵衛團的權力是瓦解了，多數團員只好採取秘密行動。

這是慕尼黑會議之前的事。後來希特勒在捷克的勝利給予鐵衛團以強烈的鼓勵，他們好像可以從秘密窟裏爬出來，再作光天化日下的活動。慕尼黑會議後六天，羅京警察繼續捕獲鐵衛團團員二百二十三人，這由於他們不合法的行動所促成。哥德勒魯及其黨徒們向來關在特蘭西爾文尼亞所屬曼利州利亞西尤州里亞集中營的，經鐵衛團暴動火燒牢獄之後，移解到舊王國維斯路伊地方，這事使鐵衛團急於謀報復，要馬上攫取這

個國度裏的統治權。

接着，德國在慕尼黑勝利之後，派一批考察團到羅京來，同時國社黨另有一套特殊宣傳及示威的方法，好讓羅馬尼亞人認識德軍的厲害。德國巡洋艦愛姆登號停泊在康士坦沙港，給水手們一星期假期，讓他們在羅京游玩游玩。在這一星期裏，佛蘭克的音樂隊在羅京出現了，接連表演兩次，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們都到羅馬尼亞來作集團旅行，據說這些動作是在促進德羅兩國的睦誼。

國社黨多才多智的專家一面高唱『善論』，一面運用流型線的侵略。他們在羅馬尼亞組織『國社黨第五縱隊』，在組織和宣傳的時期內，他們細密的把條頓少數民族逐一點驗過，並且每個人都要被迫宣誓。德國人也有傾向民主制的，自捷奧事件發生後，每個住在羅馬尼亞的德國民主派都知道『這一天畢竟快到了』，同時也知道他們若不見機而作，早點兒加入國社黨，他們自己和家庭都會搬到『集中罪犯營』去住。他們知道國社黨的厲害，『希特勒來了，腦袋和身體分家』，不是虛聲恫嚇。

所謂流型線的侵略，其最後一幕是製造一國的內亂，然後國外以軍力援助，假口於保護日耳曼少數民族。這方法在去年成功兩次，三月在奧國，九月在捷克。可是德國的經紀人想在羅馬尼亞採取不折一兵，不費一錢，不戰而勝的策略，他們向國王卜洛爾的左右悄悄說道：『你們和德國合作，將來德國占領烏克蘭時，你們也分得杯羹。不然的話，你們將步捷克後塵』。他們一再解釋，希特勒所要的不是羅馬尼亞的領土，是開發這個國家，德國供給你們的製造品，而向你們購買原料，這是經濟合作共存共榮的兩利辦法。誰都知道，羅馬尼亞一旦吞了德國經濟的香餌，政治上也就成為德國的附庸了。

卜洛爾國王不是笨伯，怎不知道這回事？不但如此，他對國際問題確有先見之明：當西歐民主國還未注意到多瑙河沿岸形勢日趨嚴重之前，他早就料到奧國傾覆在邇。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成立，未及一星期之久，卜洛爾最親信的顧問在羅京語人，『國王相信奧國簽了這張條約，等於簽訂自己的死刑』。另一事證明卜洛爾之機警過人，他看見德國在萊因區之忙亂，英國自慕沙里尼之崩服，法國內部之不安定，捷克之漸漸孤立，西歐各民主國尚在醉生夢死之時，他早已洞若觀火，忙把著名親法的外相——杜勒斯古辭退。他知道法國在中歐開始沒落，爲他本身安全起見，必須改走中立路線。

羅馬尼亞有四百五十萬少數民族，這使她感受外面不少的壓力。該國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及上次世界大戰取得重大利益，現在她的領土，肥沃的多布魯甲是從保加利亞割來的，美麗的特蘭西爾文尼亞高原及巴那特是從匈牙利割來的，比薩拉比亞是從蘇俄奪國來的。過去二十年間，享受這些地方會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以後再想享受兩年，就靠外交上極大努力和極大幸運，卜洛爾王國中早已雪亮。

假使希特勒在該國煽起內亂，一面幫助保加利亞和匈牙利恢復失地，在這種情勢下，卜洛爾王將向何處效秦庭之哭？自慕尼黑會議以來，西方民主國苟安旦夕的心理擺在全世界眼前，這條路是不通的。那麼求助於巴爾幹協商國吧，羅馬尼亞是協商國之一員，這當然是名正言順的舉動，可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自身尚且難保，那有從非救人的勇氣？此外還有波蘭和蘇俄，波蘭一動不敢動，一動便給德國以復仇機會，至於蘇俄，爲什麼要因羅馬尼亞而戰爭？

想來想去，他只好盡量向希特勒討好。他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他知道他不能再等，並且參加反德的一

羅馬尼亞外長戈芬加



。卜洛爾王組織『民族復興陣線』和這次改組內閣（以內閣協理兼國防內務兩部長加里納斯哥爲其主幹，授以取締反對派之全權）都引起德國的奮怒。

無論怎樣，羅馬尼亞不是唯一的失敗者，主要的失敗者是西方民主國：將來希特勒完全控制羅馬尼亞的石油、糧食、和一切原料時，希特勒完成創造中歐大帝國工作時，他會掉轉頭來，和住在塞納河和泰晤士河的『君子們』算賬。到那時，要阻止希特勒也來不及了，也許『君子』們再來一套『巴黎協定』，用以代替『慕尼黑協定』。

（一九三九，二，四。）

法俄間一座橋梁

面，他會踏上許疆尼格的命運。這是說他只有一條路可走，接受希特勒共存共榮的條件，希望希特勒俯鑒微忱，忽然大發慈悲，解散鐵衛團等等組織，使羅馬尼亞在德國新主人之下尚可苟安片刻。本年開始，鐵衛團首領哥德勒魯因越獄被擊身死，這使卜洛爾王稍稍放心點，然而這件事引起德國的奮怒

東歐國家對萊因河不駐兵區域歷來是很重視的，理由是德國若不把西面的一扇後門關緊，決不敢展足東進。現在呢，萊因是駐兵了，東歐國家尤其是捷克及羅馬尼亞，一個個提心弔胆，她們只好轉移目標向蘇俄遞送着媚眼。

蘇俄自加入國聯後，在東歐國家眼光中看起來，是一件多麼「料」的事情。法俄協定告成爲保持均衡的力量，不單是法國，大家都想充分地利用蘇俄爲和平的保障者，爲對抗德國的擋箭牌。德俄疆界不相聯接，波蘭在任何東歐互助計畫中都不願把她自己做成一個過兵的孔道，那麼只有羅馬尼亞是唯一可假之途徑了，無論蘇俄想援助捷克或德國進攻法國時蘇俄去威脅德境，都非假道於羅不可，所以法捷兩國在本身與蘇俄成立協定後，都要把羅馬尼亞拖下水來，促成俄羅協定。假使俄羅協定是依照法俄協定的方式，那麼德俄便由不接壤成了接壤的國家，俄軍可長驅而達德境，而東歐整個局勢便起了莫大變化。

一座橋樑兩般景色

但俄羅兩國自有其特殊歷史關係，非普通的鄰國可比。自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趁俄國鬧革命的時候，把她於一八二二年喪失掉的領土比薩拉比亞收復之後，兩國結下了很深的仇恨。十六年間，俄羅交界的德尼斯特河交通斷絕，只有慙不畏死的逃犯或由俄界跨入自由主義的天堂，或由羅界逃往共產主義的樂土，在邊疆哨兵無情槍彈下衝開一條生路以外，火車及輪渡都完全停止了，而那般死中求活的逃犯也有活命的，也有死得更快的。

●在蒂格希納和蒂拉斯波里之間有一座鋼橋，是俄國出東南歐的要道，自俄國革命後，即採取破壞及封鎖的方式，只剩下孤零零的鋼架子，供人憑吊。數年前蘇俄異想天開，把她所占有的半邊鋼橋重新建設起來，直達德尼斯特河流的中心，巍然矗立，氣象為之一新，而羅馬尼亞所有之一半依舊是亂昧無色，一任盲風淫雨吹打着。這幅奇異的對照圖，羅馬尼亞人簡直猜不透蘇俄的用意，究竟是攪人的魔手呢，還是求愛的玉掌？但無論怎樣，他們的心上總覺忐忑不寧。

敵乎友乎何去何從

一九二一年，羅國首相福亞福得 Naïda Yovovod訪問倫敦的時候，路易喬治勸他向蘇俄棄怨修好，以羅國承認蘇俄革命政府為蘇俄承認比薩拉比亞係羅國領土的交換條件，福氏認為這是兩不吃虧的買賣，但因未得自由黨領袖白拉蒂安魯 Brathan的同意，不敢貿然作主。當時白氏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與法國老虎總理克里孟梭打得一片火熱，他們要把蘇俄包圍得水洩不通，使之自行幻滅。不久，福氏接得羅京不加勒斯多電報，內閣改組了，白氏與王室串通一氣，將福氏免職。自此以後，調整俄羅國交的努力便沈浸在比薩拉比亞的深淵之中，蘇俄對於自一八二二年迄一九一七年攘為己有的比薩拉比亞視為固有版圖，誓不承認其為羅國屬土，雖以全體人民投票願歸羅國，亦無一顧之價值。而羅國亦宣稱除非本問題獲得滿意解決以後，拒絕討論其他調整國交的談判。

在那時，羅國有法國替她撐腰，有波蘭及小協約的聯盟關係，架子十足，怎肯向蘇俄示弱？而對俄門

戶長此封鎖下去，直接受害的當然是比薩拉比亞的民衆，他們的穀、菓、和羊毛都失却最近的也是最大的俄國市場了。迨至一九三三年，德尼斯特河由於積冰的溶解釀成大水災，由於希特勒躍上德國政治舞台而歐局陡起變化，由於蘇俄外交之改變作風，於是羅馬處於利害複雜的情勢下，交戰於「敵乎友乎」的意念之間，便起了一番重大的變革。

花樣翻新漸漸入港

一九三三年倫敦舉行經濟會議時，羅馬外交部長蒂杜勒斯古與李維諾夫成立諒解，雙方締結不侵犯條約，規定『侵略者』的意義，凡侵占他國領土者即認為侵略國，這不啻承認兩國間現有的事實上的領土。蒂杜勒斯古很有把握的相信蘇俄已間接承認比薩拉比亞是屬於羅馬的主權了，而從此俄羅調整國交的工作也可開始進行了。一九三四年蘇俄正式派奧斯特洛夫斯基為駐羅大使，羅馬亦派西恩圖為駐俄大使。不久，德尼斯特河屬於羅馬所有的半邊鋼橋也就重新建設起來，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第一次的火車——貨車和客車——正式在橋上軌軌而過，屈指一算，交通斷絕整整有十六年。這件事象徵着國際橋樑的鈎通，而西歐各國因正高唱對意制裁，未加深刻注意。

一九三五年春天，法捷兩國與蘇俄進行訂立互助公約時，盛傳羅馬亦將步其後塵，但其時羅馬內部未能一致，外長蒂杜勒斯古在王室及右黨固執的態度下未能逕行其意。國王卡洛爾是仇視共產黨最力的，赤黨刺殺俄皇，卡洛爾頗興狐兔之悲，而右派聯合陣線如反猶派、日耳曼黨、國民基督教黨、都與德國心心相印，

揭出『反赤』旗幟。右派穩健份子斐力伯斯古 Filipescu (曾於歐戰時反對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國)及自由黨領袖白拉蒂安魯都認為與蘇俄訂立互助條約將使羅國變成蘇俄進軍西歐的走廊；不單是這樣，羅國與小協約打成一片，羅國所負責任是否獨重，也是一個疑問。依着他們的看法，以保持羅國絕對行動自由為第一要義，而虎視眈眈的俄國是從來不講信義的：當一八七七——一八七八俄土交戰時，羅國辛辛苦苦幫助俄人攻擊土耳其，結果俄人掉轉頭來咬下同伴的一塊肉，攫取比薩拉比亞以去。這件事能不叫人寒心嗎？

去年十一月及本年三月，羅國外長屢次出席議會，解釋與蘇俄訂立互助條約係從國際着眼而非羅國傳統政策，大家才安靜一點。

奶長是娘重回懷抱

俄羅接近，有好多國家深感不快：波蘭素以維持對德對俄均勢為其國策，自然不願羅國向蘇俄特別上勁；德國費盡心機，想要打消法羅及小協約親密關係，尤不願羅國倚着那隻北歐的巨熊。德國在東南歐一帶把握着主要購買國的地位，窮困的羅國對於這個聲勢煥赫的大主顧亦不敢開罪，免得失却市場。德國在羅貿易，自大豆以至銀礦銅礦幾乎都具有壟斷市場的威力，法國瞧在眼裏，惟恐經濟的劣勢演進而為政治的退却，使東歐衛星為之解紐，一九三四年四月法國外長巴爾都揚言：『法國絕不躊躇，將以最後的一兵一卒，捍衛其東歐與國』，羅國聽了很滿意，呼之為『體面的紳士』。頓伐爾似乎笨一點，在他手裏法國與奧國復辟派暗中周旋，對法俄協定延不批准，因之羅國在去年極度不安，幾乎斷絕了對法對俄的關係，而德羅

間兩情忻合的程度亦與日俱增。

今年入春以來，情形爲之一變，賴伐爾下了台，羅王下洛爾鑒於本年二月間法俄邦交的進展及法羅歷年友善關係，竟將以前疑團及其恐怖心理一掃而空。法國利用這機會，進一步負起經濟上援助羅國的責任，以防止德國的和誘手段。二月七日法羅締結商約，法國增加羅貨入口的比額，使羅國得以清償對法債務，該約規定往後十二年法國每年由羅輸入油七十五萬噸。（德國去年購入的羅油值及此數四分之一）這樣，法國變成羅國最大的主顧了，奶子長是娘，羅國怎的不重新回到法國的懷抱。

俄羅協定如依照法俄協定的方式，則俄軍可長驅而入德國工業中心地——薩克森，無疑地，德國怒火已按捺不住。最近的羅國允許俄捷兩國民用飛機通過羅國領空，這又創造了一個使德國不能忍受的惡例。法國故外長巴爾都所草擬的集體安全計畫到今天已有水到渠成的希望，他在九泉之下，應該可以瞑目。

（一九三六，七，廿四。）

羅南走到反德路線

米隆克利斯提亞病得非常沉重，他從一九三八年二月起做羅馬尼亞首相，他實在不是政治家，是精明強幹的國王下洛爾要大權獨攬時，暫時用這個無黨派色彩的好好先生做首相。一個半月之前，下洛爾組織「復興陣線」，這是反法西司陣線，但他們行一種法西司式的禮節，——連太子米恰爾親王也得把行禮姿態拍照



(左)嘉芬哥(右)支維諾狄雅杜斯

給人家做榜樣。

卜洛爾不需要這個傀儡首相了，但他頗有良心，名義上還讓這個奄奄一息的老人做首相，——却把內政部長加里納斯哥升充內閣協理兼國防部長，隨時可升為首相。

加里納斯哥狠知道要做羅馬尼亞強有力的政治家，第一得重整軍備。羅馬尼亞在捷克施高達軍火廠所定的貨最近沒有送到，德政府對捷克可施以壓力，禁止捷克軍火廠以軍火供給德國冤家。

羅馬尼亞為防禦德國侵略需要巨量軍火，所以會任首相現充駐法大使的達泰勒斯哥上月到倫敦，表面看他的在倫敦讀書的十六歲女兒，暗中接洽軍火出口的事。

幾天後回到巴黎，他和施利德克勞梭特公司代表接洽，把施高達廠未完成的來福鎗、機關鎗、大砲、和軍火合同交給他們，附以一條件，須於一年中完全

貨。

這是狼明白，卜洛爾決計居於德意軸心之外。他還有另一重要工作，上月羅馬尼亞外長茹芬哥訪問伯爾格勒，和南斯拉夫首相杜雅狄諾維支談話。

茹芬哥此行附有重要使命，原來最近意大利外長齊亞諾曾到伯爾格勒，請杜雅狄諾維支把南斯拉夫東北一線屬於伯那特的地方交還匈牙利，而以意國永與南斯拉夫友好為交換條件。

茹芬哥跑去警戒那個性情粗魯的首相說，羅馬尼亞絕對反對這個密約。他想這是法西司另一詭計，想在中歐煽起新的少數民族問題的怒火。他回到羅京時，把南斯拉夫首相可疑的態度報告國王。

卜洛爾立刻表現他的權力可伸張到國境之外。不久南斯拉夫內閣改組，杜雅狄諾維支下台，衛生部長齊威特科維支繼起組閣，這人可與卜洛爾為『防禦德國』的同志。

斯雅狄諾維支之下台是柏林羅馬的一個嚴重打擊，因為他是親德親意的健將。這事與南斯拉夫內政也有重大影響：斯氏為塞爾維亞族，常以壓力施之於克洛地族自治黨首領馬怯克，並禁止柯洛希祭神父為斯洛文族首領。現在的新首相已奉有命令，在最短時期內與克羅地族謀諒解。

南斯拉夫攝政保祿親王拒絕修改憲法，拒絕克羅地族所提自治要求，現在他何以改變方針呢？（一）由於前首相斯杜雅狄諾維支親德色彩太濃厚；（二）那位勸唆反德的卜洛爾，是十五歲國王彼得的舅舅，即瑪麗亞太后的兄弟；（三）鑒於捷克斯洛伐克族及羅得尼亞族之取得自治權，不敢戀幹到底。

由於保祿親王之固執，由於斯杜雅狄諾維支之高壓政策，有五位閣員拂袖而去，留書勸當局與克洛地族

妥洽。斯杜雅狄諾維支聽了這消息，急忙趕到保祿親王的邸第，——建於俯瞰全城的山頂上——但當他出來時，他已不是堂堂首相了。

新首相曾任尼什市長，（塞爾維亞族的城市）自他登台後，保祿親王即接見克洛地族首領馬怯克派來的密使。英國每日電訊社云：「最近的事實驅逐了以前的理論，這理論是說南斯拉夫政治在斯杜雅狄諾維支指揮下，保祿親王是個被指揮者。」

（按昨日電訊，米隆克利斯提亞已逝世，加里納斯哥奉命組閣）。

（一九三九，三，九。）

羅馬尼亞走上那條路

小協約國折衝樽俎的馳名人物除捷克總統貝奈士以外，便要推到羅馬尼亞前任外交部長蒂杜萊斯哥的頭上。他當了四年的外長，在不勒斯多、日內瓦、巴黎、三個地方出過十足的風頭，一九二〇年左右做過駐英公使，其一口道地的英國話，英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他得名之早還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他負責於法國，以異國學子在巴黎法政學校取得畢業考試第一名，法國人那得不投以驚佩的眼光。有很多的法國人說：『法國人用法文演說得像他這樣流利的，委實沒有幾個』。

上月他患瘧疾在法國養病的時候，國務總理達泰萊斯哥突然免去他的外長職務，一般人都認為這是羅國



蒂 杜 萊 斯 哥

外交轉變方向的一個表徵。當然，蒂氏是著名的親法派，他私人所有的錢都用在小協約以內，而小協約亦是倚恃法國的。三個月以前，羅國鑒於德國在巴爾幹勢力之膨脹，不禁懷懼，派蒂氏在國外進行軍械借款，結果，捷克施可達軍火廠承認軍火貸款，法國願借與羅國三百七十五萬美元。蒂氏算是不辱使命，而羅國內閣中之親德派因此大不高興。德國的手腕更高妙，她承認在羅國建設兵工廠，這不比軍火貸款更來得切實有效嗎？

羅國新起一種名叫「鐵衛團」的右翼團體，財源來自德國，其首領柯得勒亞魯 Coudreau 是個三十二歲的青年，常常騎着一匹白馬，半夜赴會。他和德國一樣的反對猶太人，有一個警官想制止他仇害猶太人的行動，他把這個警官弄死了，案情發覺後，因犯罪行為出自政治動機，安然得釋。釋後不改前行，依舊進行仇猶運動，本年夏天，又以煽惑暴動案數起獲罪，蒂氏主張嚴辦，因為他的舉動足以妨害蒂氏在外的談判，可是總理達氏却絲毫不擺在心上。

在德國霍亨索倫皇統的時代，羅國籠罩着濃厚的親德空氣，歐戰時加入協約國是由於羅后瑪麗之竭力